



过去的背影

编者按:2019年1月10日,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铁涛先生仙逝,享年103岁。邓老以其担当精神、创新思想、学术成就、养生榜样成为中医旗帜、业界标杆。邓老千古,后世敬仰!现辑录部分中医界人士悼念邓老之辞,以表缅怀之情。

# 铁笔书岐黄 涛恩泽四方

## ——沉痛悼念国医大师邓铁涛

### 国医大师 路志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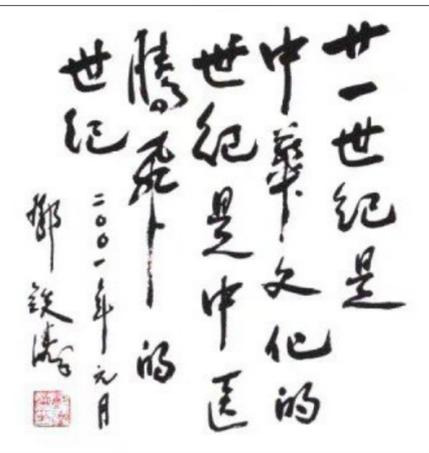
惊悉邓老仙逝,心情无比沉痛!切肤之痛,难以言喻!

忆当年在邓老等倡议下,杏林贤达齐聚广州,谈经论道,办论坛、搞讲座、收徒带教,播撒中医火种……战非典、捍中医、发声明,薪火传承,后继有人,终成就了今日广东省中医药事业之辉煌。忆兄长,悬壶济世一生,活人无数,堪称吾辈之楷模。幼承岐黄,铁杆中医,德艺双馨,功彪千秋!

在业界同仁心目中,邓老是“铁杆中医”“杏林翘楚”,更是捍卫、弘扬中医的一面旗帜!斯人已逝,愿我们秉承邓老衣钵,戮力同心,为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 国医大师 张磊

邓老期颐又四龄,惊闻噩耗殒医星。  
神交已久同志,青史名垂德永馨。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诸国本

漫天风雪三九时,万里悲歌悼吾师。  
行医直面苍生难,卫道竟忘暮年迟。  
坚守岐黄成铁杆,不肯从属振雄词。  
一身正气凛然在,铁涛奔腾铸青史。

### 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继承人 朱婉华

沉痛悼念最敬爱的大伯、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

我敬爱的大伯邓铁涛先生驾鹤西去,我相信他一定是到天国与我的父亲、国医大师朱良春,干爹、国医大师颜德馨,叔叔、国医大师任继学,相聚畅叙去了!记得20年前,颜德馨老办学习班,邀请邓老、朱老同台授课,我当跟班。颜老与我的父亲为同乡、同党、同学,所以当我叫颜老干爹时,邓老笑说:“那您叫我什么?”邓老比朱老大一岁,我说:“我称您大伯吧。”2005年在邓老、颜老、任老、朱老和广东省中医院吕波院长的鼎力支持下,在南通举办了“首届著名中医学家高层论坛”。此次会议被中医界称为“盛世盛举”。2018年4月,邓老在医院疗养,获悉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论坛暨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深圳召开,特写贺信以表祝贺。邓老之恩德福惠医界,砥砺后学。大德之人“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大医精诚,仁心永恒。

### 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马有度

我与邓铁涛老初次见面是在1979年,我们几位晚辈向他请教,自然都尊称“邓老”,他说:“我不敢称‘老’,我只是‘老中轻’。”他自称是“老中医中的年轻人”。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中轻”已到百岁高龄。我经常从电话中向邓老请教,他仍然是当年“老中轻”的样子,思路清晰,用语得当。特别是谈到传承中医、发展中医的话题,更是充

满精气神。如今邓老驾鹤西去,特赋诗一首,缅怀邓老:“邓老已乘黄鹤去,遍植杏林荫后人。岐黄漫漫路难行,吾辈尚需紧跟进。”

### 全国名中医 陈宝贵

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评选百名中医药传承特殊贡献奖时,其中年龄最大的是邓铁涛老,最小的是我。当时邓老见到我年轻,他非常欣慰,语重心长地说:中医后继有人啊!并招呼我一起合影留念。今邓老突然仙去,真是痛心疾首!

###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刘景源

邓公铁涛,誉满杏林,桃李天下。内养浩然正气,外练八段锦功,度百岁乃去,尽其天年,吾辈楷模。今驾鹤西游,往生极乐。悠悠我心,医学衷中始不渝,铁杆精神薪传,岐黄医代代代传!

###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马烈光

新年转至方十日,煞气骤降迫寒冬。  
大医仙逝万民哀,天柱摧折橘井动。  
悃悃为怀传仁爱,恻恻在抱惠众生。  
善佑后学存至道,性情耿介正清风。  
百寿得自长生术,天年皆缘童子功。  
恸哭天人乘鹤去,大德长留满乾坤!

###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原副院长 曹东义

邓老驾鹤万人念,国失大医北风寒。  
精忠报国勤献策,救厄有人在一肩。  
大师风范三境界,点亮智慧九重天。  
复兴中医路漫漫,走向世界道路宽。

(海霞 辑录)



纪念《中国中医药报》创刊30周年

### 赵作伟 山西省绵县中医院

1987年底,我经过2年的西学中研究班学习返回医院,但临床并未出现预期的效果,对此我很苦恼。1989年新年刚过,我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份《中国中医药报》的创刊号,看到中医自己的报纸,感到特别亲切。中医药报合理的版面安排,醒目的标题,美丽的插图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尤其是学术和临床版,既有理论的讲解,也有临证经验介绍,对我而言很实用。从此《中国中医药报》成了我的老师,为我释难解惑、指明方向,引领我一路走来。

### 学经典的启示

起先,我主要是从中医药报上学习别人的经验。每期报纸一来,我首先关注学术与临床版。除了阅读外,有些文章要剪贴,有些文章要制成卡片。这样做很辛苦也很费时间,但总觉得对临床帮助不大,常常是患者坐在面前自己却无从下手,并未入仲景之门,对此甚感迷茫。彼时,《中国中医药报》上刊载了两篇文章:《要想提高疗效 必须熟读经典》和《读内经 做临床》。文中指出要想学好中医,必须先学好经典。此文像一座灯塔,给我指明了航向,让我下定决心重读中医经典。

通过一年多的苦读,我逐步学会了用中医的思维和方法去分析和处理疾病,学会了辨证论治。这使我的临证疗效上了一个台阶,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如我的一个朋友因发作性胸部憋闷,恐惧欲死,数次以心绞痛住院治疗,却越治越重,发病愈发频繁。一次我目睹其发作,按“奔豚症”予以治疗,五剂汤药而愈。本人因进食生冷引起胃痛,几天后口渴引饮,再后来大便便秘。从“治病”着眼,先服滋阴止渴,继服润肠通便,病情依然如故。认识到其病因病机是中焦受寒,阳不化气,津不上承下润,治用真武汤温阳化气,竟然三剂而愈。我试着写了《经方治验二则》寄往《中国中医药报》社,几天后文章见诸报端。这既是对我学经典效果的肯定,也激发了我写文章的激情。

### 学有专攻的指引

随着疗效的提高,慕名求医者日众,这也使我诊断不清、治不见效的病例屡出。我急需进一步提高自己。该从何下手呢?2007年4月20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刊载了一篇题为《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祝味菊》的文章,对我颇有影响。文中说从小桀骜不驯,又曾东渡日本学医,回国后任成都官立医院医务主任的祝味菊,在听了卢铸之的“扶阳讲坛”后如获至宝。之后他到上海隐居考察,遇到沪上名医徐小甫之子患伤寒危重症,在诸多名医生束手的情况下,他投以以附子为主的温热重剂,使病儿一夜之间转危为安,而使沪上诸多名医为之倾倒。由此我想:扶阳理论可使杰出不逊的祝味菊虚心学习,初出茅庐的他又可使沪上名医为之倾倒,可见扶阳理论指导临床的威力何其大也!“老师”又一次为我指出了学习的方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出版了《杏林求索》一书介绍自己的临证经验,以供同道们借鉴。

### 为中医药发展“献策”

2009年8月,《中国中医药报》刊登征文,号召人们为中医药发展“献一策”。我一直工作在基层,常为一些民间验方的神奇疗效所折服。觉得这些验方都是中医药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对一些疑难病的治疗有着现代医学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政府并没有对此有足够重视,随着持方人的年老过世,这些瑰宝就随时有丢失的危险。我写了《民间验方有珍宝 发掘研究意深长》的文章,建议对民间验方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中国中医药报》第一时间予以全文刊登。该文并于当年11月在广西梧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获优秀论文三等奖。说明这个问题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运城城市卫生局领导认为我不断关注医疗改革,对一些问题认识深刻,2009年任命我为“运城城市中医药立法课题组”成员,使我得以荣幸地参与了中医药法有关条款的起草工作。

回顾自己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中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与《中国中医药报》这位“老师”的指引和带领分不开的。祝《中国中医药报》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的辉煌!

## 画说中医药文化

### 之中医史画③

## 汤液醪醴

### “画说中医药文化”丛书编委会

最初寻得治病之药时,人们直接把药放嘴里嚼服。因药物未经加工,肠胃吸收不良,影响药效发挥,且易产生毒副作用。

历史迈入奴隶社会,制陶、冶炼带动了烹饪发展。人们在烹调菜肴的启示下,尝试着把几味药物混合起来,加水煮成汤液饮服——汤剂诞生,这也标志着中医方剂的诞生。发明者相传为厨师伊尹,同时他还是商朝名相和医方之祖。他的医方多用食材,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食疗方。“五味”——甘、酸、辛、苦、咸,也由他从烹饪界带入医药界。

醪醴是酒和药酒的统称。酒在商周之前即已出现,将药物浸泡在酒中制成酒剂,也是最早出现的中药剂型之一。“医”本作“醫”,“酉”即酒盅,意通“酒”,代表内服药。可见酒被长期当作医治百病的百药之长。

不管是汤液还是醪醴,都再一次说明了“药食同源”的渊源。

### 小百科

方剂:方指医方,剂指调剂,方剂即治病的药方。

食疗:以膳食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即饮食疗法。中医食疗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研究饮食治疗疾病的一门学科。



罗希贤 绘